

曾把2013年至2015年零散发表的文字集成一册《润》，又曾把2016年至2017年零散发表的文字集成一册《恕》，现在再把2018年至2020年5月零散发表的文字集成一册《悯》。

所谓零散发表的文字，并非以整本书首印，而是散发在报纸副刊及杂志上的文字。把零星发表的文字搜汇成书，一是这些文章中，确有一部分被一些读者喜欢，奉献给他们；二是出版社总编辑认为，我毕竟是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作者，跨越两个世纪笔耕不辍，把我这些年的写作轨迹留存下来，多少具有点文献价值；三是敝帚自珍，既能印行，当然高兴。

润，是一种风格。我喜欢这种风格，所谓“润物细无声”，把自己的心语，飘洒在读者心田，多少起到滋润的作用，在这喧嚣的人间，相濡以沫，报团取暖。

恕，是一种态度。人生在世，爱不可缺，恨不可免。恨若失度，会伤人损己。因此，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字终生可行。



□刘心武



我们穷，比我们生活得更艰难的人。后来我用这个素材写成过一篇《有没有盈眶班？》，感慨于这些年来，家长，特别是母亲，热衷于给孩子报这个班那个班，生怕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所谓的“起跑线”，是应试的起跑线，生存竞争的起跑线，在这条人生赛道上，固然应该避免因懈怠大意而落伍，却不应忽略，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起跑线，就是心灵建设的起跑线，而悯，就是这条起跑线上的一个要素，人在一生中，应该打小能因他人的不幸而心生同情，悯，其实也不只同情一义，也有忧愁的意思，而且应该不是只为一己的失落。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就发出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要为这世界上还要那么多穷人，弱势的人，失败者，还有残障人、智障人，以至于身材长相上低矮丑陋的人，而产生悯意，即使自己帮不上他们多少，可以不帮，却万不可对他们歧视、轻侮，尤其不能自持有某些方面的优势，就狂傲，就膨胀。

迄今为止，好像也还没有“盈眶班”出现，没有专门教会人悯的机构。但文学却可以承担这个任务，从《诗经》里的《伐檀》，到唐诗里的《悯农》《卖炭翁》《琵琶行》，到《红楼梦》里对群芳陨落的描写悲叹，到鲁迅的《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许地山的《春桃》，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宗璞的《红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包括外国文学里，比如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都在往我们心灵里灌注悯的情怀，悯农，悯工，悯弱者，悯被侮辱被损害者。

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分量，不敢跟文学大师们去比，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编了《润》和《恕》的集子后，再编这样一集《悯》。

岁月匆匆，一晃我已经78岁了。在疫情暴发前，我的文兄从维熙去世，跟我同龄也有过交往的赵忠祥去世，进入五月，于梨华大姐在美国谢世，听说她是感染了新冠肺炎，这两天，又听到同代人，也有过交往的叶永烈兄去世，而我的二哥刘心人，也在四月仙逝于成都，想想自己竟然还活着，还在“舞文弄墨”（其实是敲击键盘与录制视频音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何其幸运，何其幸福。

真是由衷地感谢出版中心，还能再给我机会，留下这些岁月·人生·悯世的痕迹。

## 大家V微语

# 有花就有草 有草就有花

□吴垠

●我喜欢摆弄花草，也加入了一个花友交流群。某天，有人在群里发了几组照片，全是重瓣的太阳花，各种颜色，花朵大，花层密，真是漂亮！我刚准备去点个赞，花主却又发了一个流泪的表情：“你们看，我们家所有的花盆里都有这种草，拔了还长，拔了还长，永远也除不尽，真让人心烦！”正如这位花主所言，这种小草的生命力太顽强了，除掉它还长，我也遇到同样情况，也只好放任不管，好在这并不影响其他花草的生长。

●这时，花友中有位大姐，也发了一组酢浆草的照片，与别人家不同的是，她家的草是长在一个漂亮的树皮花盆里，草丛里还摆上了迷你版的木质小桌小椅，一个光头小和尚笑眯眯坐在那里喝茶，颇有清幽的禅意。大姐说：“这种小草很常见，几乎有花就有它，我后来干脆养了这一盆，稍微摆弄一下，它的颜值并不比花逊色。所以，别再为这点小事烦心了，不如反过来想想，有花就有草，但有草也有花啊……”

●这句话说得真好，同样的事情，看待它的角度不同，心情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草，花才更红，有花，草才更绿；草有“草境”，花有“花境”，从“心随境转”到“境随心转”，保持好心情也是一种修炼，只要心中有美，世界也会处处皆美景。

## 文史杂谈

# 我想给孩子怎样的作品

□陆梅

在完成《再见，婆婆纳》这本散文小书后，我的写作似乎进入一个停滞期，不愿动笔，不想动笔。撇开客观上时间和精力的捉襟见肘，我很愿意把自己安放在一面镜子前，正正冠、照照心，梳理一下我的主观怠惰的缘由。

对每个作者而言，写是常态，常常纠结于心的，也大抵是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的琢磨考量。倘若我们看最近十来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说是最好也最蓬勃也不为过，书大量地出，作者大量地涌现——往往越是这样的好时候，越需要一个写作者的敬畏心和警惕心。

相当重要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人交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还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好看”易编，“好”难求。偏偏现在大家都在追“好看”，创造故事的，出版故事的，推荐故

事的……于是连读和听故事的小朋友也理所当然接受好看的故事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好看的故事，但也不尽然；反过来，好看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好故事，但好看不等于好。这话说来有点绕，一个简单区分是：“好看”的故事往往有套路，可以复制，编的成分多；“好”的故事一定是真诚的、独特的，是作者生命的蓄养，作者写下它，可能生命中的一部分能量也转移到文字里了，所以读者的我们能够感知到和触摸到作者的灵魂、文字里人物的灵魂。

一个作家一生中可能会写很多很多的书，但是，总有一本，是他以生命写成的。不是说一定像路遥那样以生命换取，而是一种积聚在血液和生命记忆里的强烈表达，是思想和灵魂，也是命运和身体。可能这种倾吐和唤醒是宿命般的，拥有那一刻，就是永恒的至福。

## “敌人”只有一个

□佚名

暑假时，杰克叔叔把我接到麦肯尔农庄玩耍，这里有一座结满了果子的小果园。麦肯尔农庄附近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地，还有碧绿清澈的湖水以及各种灵活可爱的小动物。

我很喜欢这里。很显然，并不是只有我这样认为，人们都觉得这里很漂亮。每到周末，就会有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这里，爬山或者野餐，顺便在杰克叔叔的麦肯尔农庄里逛一圈，并称赞他的果园打理得非常棒。

一开始，对于人们的到来，我表示欢迎。毕竟，和不同的人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直到有一次，我发现有人偷走了果园里的果子，还弄坏了一棵果树——我每天都在果园里玩耍，我清楚地知道每一棵果树的样子，甚至包括上面果子的数量。我很生气，这本身是一种偷窃的行为，更过分的是，他损坏了我最心爱的果树。在我看来，他就是我的敌人。

我不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但我知道肯定是在这里游玩的人们中的一个。于是，每当有游客来到果园，我都会带着怀疑甚至是敌意的目光去打量，我想从他们脸上分辨出谁是那个损坏果树、偷走果子的“敌人”。我还会冷冰冰地提醒他们：“损毁果树罚款10美元。”

我承认，这样做确实起到了一点效

果，人们不再轻易触碰果树。但与此同时，我也完全失去了快乐。我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与人们聊天，我的精神变得紧张，因为我需要时刻盯住所有的游客。

“小伙子，轻松一点，别那么紧张。”杰克叔叔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其实，我也不想那么紧张，可是我要提防“敌人”呀！

杰克叔叔问：“谁是敌人？”“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游客们中的一个。”我回答。杰克叔叔笑了，他说：“对呀，敌人是游客们中的一个，也就是说，敌人其实只是一人。所以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游客都当作敌人呀！这样不仅你会很累，游客们也会因为感受到你的不友好而无法享受本该有的快乐。”

说得太对了！这正是我现在的感受，只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还像以前那样，轻松地与游客们聊天、玩耍，甚至你可以让游客们帮你监督敌人。”杰克叔叔看着我，一脸神秘地说，“也许，你可以试着改变一下你的话语，把惩罚变成奖励。”

噢，我想，我听懂了杰克叔叔的话。后来，我重新享受到了与游客们一起玩耍、聊天的快乐，而且果子再也没有丢失过，果树也再没有被损坏过。我只是把对游客们说的话变成了这样：“如果您能帮助我发现损坏果子的人，奖励10美元哦。”

## 胶东大白菜

□于保月

身在异乡，吃遍南北蔬菜，却唯恋故乡胶东的大白菜。那脆生生的清鲜劲儿，以及那些源自心底的温暖记忆，总是清晰地萦绕在心头。

霜降到，菜下窖。眼下正是收储大白菜的时节。一棵足有几十斤，能吃好几天。老话说得好：好种出好苗。胶东大白菜一般是自家自留的种子，开春时选一颗品质好的栽到地里，等开花结籽后，就可保留到夏末秋初种植。

种植大白菜，一般得选择靠近水源且土质肥沃的地方。可胶东老家一面依山、三面环海，虽说风景美不胜收，但山高地薄淡水少，并不是种植大白菜的最佳之地。因此，老家人种大白菜，就要付出比平原地带的人们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山岭石头多，地薄难下镢。人们在山岭下用石头垒起一道道石墙，石墙内推土填平，再把土里的树根和石头挖出来，在里面下好土肥，在地面上打好土垄。到了地头，脱掉鞋子，挽起裤脚，赤脚下地抡镢头。一下，再一下，虽气喘吁吁，但心里坦然。刨白菜地需深挖四五尺才行，干个一两天，才能整饬好一块菜地。再用镢头在地面整出一条条笔直的垄，施好底肥和表肥，大白菜生长初期和后期的营养就足够了。

夏末秋初，阳光舒适，是种植大白菜的黄金时节。在垄上按照白菜长大后的间距，每隔一尺多挖一个小坑，下四五颗种子，然后浇上水，待水充分渗透到土里后，再把这些小坑用周边的土浅埋。三四天后，一棵棵小白菜就会破土而出。这时候，还得根据天气干湿情况，不断在上面浇水。一直待小白菜芽长到巴掌大时，才能进行间苗。

间苗，一般会选择在清凉的早晨进行。地表的露水湿润润的，白菜芽苗嫩得一掐一股水。在每一堆芽苗里留下一棵，其他的拔掉。拿回家后，用热水一焯凉拌，就是一道绝佳的开胃小菜。

大白菜水灵鲜嫩，全靠肥催和水养。说到水养，对山区的人来说，可不是件容易事儿。每过三四天，大白菜就须浇透一次。以前，老家没有现代浇灌设施，全靠山里人的一副肩膀挑水浇灌。浇一遍白菜地，至少需要二三十担水。来来回回爬坡过坎，有时往往浇到大半夜。就这样，从夏末到秋末，每隔几天浇灌一次。在庄稼人的辛勤浇灌下，大白菜的菜心越来越大，用手一按，硬邦邦的格外结实。庄稼人的心里也乐开了花。

秋霜降，树叶黄。这时候，人们会从山上找来一种如丝瓜蔓一样的藤条，把大白菜的叶子收拢起来，在腰间捆绑几道。这样的好处是，大白菜越长越结实，到最后收割以及冬储时利利索索，不分散也不掉叶。

乡下人过大年时，除夕夜家家必吃大白菜。过去生活条件有限，母亲会在过年时，把没舍得扔的大白菜外面的老叶子，加上肉一起炖烂，一次炖一大铁锅，一盆盆地放着。这种“过年菜”，孩子们总是吃不够。

故乡胶东的大白菜，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有着说不尽的千般情怀，道不完的万般眷恋。

